

馆藏拂尘

中国文 化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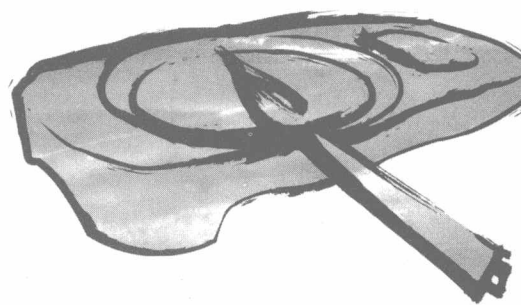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

上

柳诒徵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史/柳诒徵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4

(馆藏拂尘)

ISBN 978-7-5439-3425-2

I. 中… II. 柳…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9951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周 奔

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X1092 1/16 印张65.75 字数1 144 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39-3425-2

定价: 90.00元(上、中、下三册)

<http://www.sstlp.com>



出版者的话

他们,是大家,是名师,通古今之学,成一家之言,传播寰庐;它们,是经典,是名著,经岁月锤炼,尤显底蕴,让人仰止。

本着弘扬经典、传播文化的理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凭据上海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将近代以降的人文经典冠以“馆藏拂尘”的名义陆续整理出版,所谓“拂尘”,顾名思义,就是去其“尘埃”,使其清新,原汁原味地重新流播于读者的视野之内,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一以贯之的宗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在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历史的变革与阵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史学家。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些史家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并提出新见解。通过认真评估中国的文化遗产,柳诒徵寻求重建中国人的群体认同性。正如论家所言,《中国文化史》“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说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

20 世纪上半叶,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一代学人,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视野更为开阔,表现在笔端,既有传统史书的春秋笔法,又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呈现出异样的光彩。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该书诞生于中华民族忧患之时,显示出特别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使命。《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 1940 年出版,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等 18 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则晚至 1944 年出版,以时间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此次重新出版,将上、下册内容合为一册。

为使读者便于阅读,每书均配了若干插图,图文相互生辉,共为佐证。

2008 年 3 月 12 日于上海巨富大厦



弁 言

往玷学校讲席，草创文化史稿，管窥蠡测，无当万一，未敢以问世也。吴君雨僧猥附之学衡社友论撰，缪赞虞、张晓峰诸子设钟山书局，复因中华纸版印布千部，蜀中又有线装本及缩印本，转相流布。复视之，恒自愧汗，不足语于述作。既病懒，复牵迫他务，不克充其意增削之，良惧传播之误学者。顾是稿刊布后，梁新会有纵断之作，才成一二目，未竟其绪。王君云五复鹄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只可供学者参考，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他坊肆有译籍及规仿为之者，率不饫众望。荏苒迄今，言吾中国文化，盖尚未有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吴君士选乃为正中书局订约复印是稿，且属再为弁言。嗟乎！此覆瓿之本，阅廿年无进境，尚安足言无已，姑仍其管蠡言之。

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顾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近世学校史隶文科，业此而隳其曹者称文学博士，名实诡矣。西国史籍之萌芽，多出文人，故以隶文科，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近人欲属之科学，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史，子母不可偶，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为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

吾国圣哲遗训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持仁义以为人，爰以参两天地，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故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又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之性根于天地，汨之则日



小，而人道以亡；尽之则无疆，而人道以大。本之天地者，极之参天地，岂惟是营扰于物欲，遂足为人乎？故古之大学明示正鹄，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立学校，非以为人之资历，为人之器械也。又申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庶人修其身，不愧天子；天子不修其身，不足侔庶人。”此是若何平等精神！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非曰张霸权于世界，攫政柄于域中也。彝训炳然，百世奉习，官礼之兴以此，文教之昌以此。约之为史，于是迁、固之学为儒之别于史之祖构者，亦即以此。迁之言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固之言曰：“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又曰：“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呜呼！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福吾族姓，抚有土宇，推暨边裔，函育万有，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彼第知研悦文藻、标举语录、钻索名物者，盖得其偏而未睹其全。而后史之闾冗，又缘政术日替，各族阑入，虽席圣哲之余绪，而本实先拨。顾犹因其服习之久，绵绵然若存若亡，而国史、方志、文儒之传记，得托先业而增拓其封畛焉。吾之薄弱，固不足以语史，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扣盘扞籥，削足适履，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士耳。

虽然，世运日新，吾国亦迈进未已，后此之视吾往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参天地，尽物性，必有其宗主，前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译，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而吾此稿之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不足副吾悬想，即吾所为复视而愧汗者也。迁《史》曰：“述往事，思来者。”吾岂甘为前哲之奴，正私挟其无穷之望，以企方来之宗主耳！

一九四七年夏五月

柳诒徵



绪 论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觐其异。今之所述，限于中国。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盖晚清以来，积腐褊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既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又若无以共信。实则凭短期之观察，遽以概全部之历史，客感所淆，矜馁皆失。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绵绵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第二、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

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其详具于本文，未可以一言罄。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万国雷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然他国之特殊之处，有由强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积合者，有由复杂而涣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国家，乃





适相反。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借觐文化之因果者也。

就今日中国言之，其第一特殊之现象，即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也。世界大国，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其形势亦复不侔。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①，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②。南北距离既远，气候因以迥殊。其温度，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相差至四十余度。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之民族，一切性质习惯，自亦因之大相悬绝。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而叩其国籍，固皆自承为中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且此等广袤国境，固由汉、唐、元、明、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然自《尧典》、《禹贡》以来，其所称领有之境域，已不减于今之半数。

《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③

《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圣哲立言，恒以国与天下对举。

《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虽夸大之词，要必自来所见，恢廓无伦，故以思力所及，名曰“天下”。由是数千年来，治权时合时分，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今之拥有广土，皆席前人之成劳。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转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

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瑶、僮、蛮诸种，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鞑靼，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汉书》：“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晋书》：“卜珽，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段匹弹，东郡鲜卑人也。”“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④



《通志·氏族略》：“党氏本出西羌。”

《唐书》：“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世。”“李怀仙，柳城胡人也。”“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李怀光，勃海靺鞨人也。”“高仙芝，本高丽人。”“王毛仲，本高丽人。”“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姜公辅，安南人。”“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

《通志》：“支氏，其先月支胡人也。”“安氏，安息王子入侍，遂为汉人。”“竺氏，本天竺胡人。”

《元史》：“昔班，畏吾人。”“余阙，唐兀人。”“斡罗思，康里氏。”“杭忽思，阿速人。”“完者都，钦察人。”“马祖常，世为雍古部。”“爱薛，西域弗林人。”（此类甚多，姑举以示例。）

《日知录》卷二十三：“《章邱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偶’，尚未之录。^⑤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⑥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后。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儒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赐给姓氏。’^⑦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

凡汉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刘者，其得氏之始，虽恒自附于中国帝王，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其异族之姓，如金、如安、如康、如支、如竺、如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视之，固亦俨然汉族，与姬、姜、子、姒若同一血统矣。甄克思有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社会通论》（甄克思）：“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在在可征之实例。孰得孰失，非难见也。……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灭；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横览五洲之民，其气脉繁杂者强，英、法、德、美之民，皆杂种也；其血胤单简者弱，东方诸部，皆真种人矣。”

顾欧陆诸国，虽多混合之族，而其人至今犹严种界，斯拉夫、条顿、日耳





曼之界，若鸿沟然。而求之吾国，则“非族异心”之语，“岛夷索虏”之争，固亦时著于史，如：

《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通鉴》卷六十九：“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而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第三，则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迦勒底王国，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以前，至一千三百年而亡。亚述^⑧兴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六百零六年而亡。巴比伦兴于公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为波斯所灭。……埃及旧帝国兴于公元前四千年，中帝国当公元前二千一百年，新帝国当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为波斯所灭。”

《印度五十年史》（高桑驹吉）：“印度吠陀时代，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公元后七百十四年，为回教徒所征服。”

中国历年之久，姑不问纬书荒诞之说。

《春秋元命苞》：“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七十六万岁。”

即以今日所传书籍之确有可稽者言之，据《书经·尧典》，则应托始于公元前二千四百年；据龟甲古文，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据《诗经》，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共和纪元以后，则逐年事实，皆有可考，是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汉、唐而降，虽常有异族入主之时，然以今日五族共和言之，则女真、蒙古、满洲诸族，皆吾中国之人。是即三四千年之间，主权有转移，而国家初未亡灭也。并世诸国，若法、若英、若俄，大抵兴于梁、唐以后；即日本号称万世一系，然彼国隋唐以前之历史，大都出于臆造，不足征信。则合过去之国家与新兴之国家而较之，未有若吾国之多历年所者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

答此问题，惟有求之于史策。吾国史籍之富，亦为世所未有。今日所传之正史，共计三千五百四十三卷：

《史记》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宋范曄撰^⑨。《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宋书》一百卷，梁



沈约撰。《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旧唐书》二百卷，晋刘昫等撰。《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旧五代史》一百五十二卷，宋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等撰。《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脱脱等撰。《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柯劭忞撰。《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清张廷玉等撰。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史部之书，每较经、子、集为多：

《隋书·经籍志》

六艺经纬	六二七部	五三七一卷
史部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子部	八五三部	六四三七卷
集部	五五四部	六六二二卷
道佛	二三二九部	七四一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经录	五七五部	六二四一卷
史	八四〇部	一七九四六卷
子	七五三部	一五六三七卷
集	八九二部	一二〇二八卷
释道书	二五〇〇部	九五〇〇卷

《新唐书·艺文志》

经	五九七部	六一四五卷
史	八五七部	一六八七四卷
子	九六七部	一七一五二卷
集	八五六部	一一九二三卷

《宋史·艺文志》

经	一三〇四部	一三六〇八卷
史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〇九卷
子	三九九九部	二八二九〇卷
集	二三六九部	三四九六五卷





《明史·艺文志》

经	九四九部	八七四六卷
史	一三一六部	二八〇五一卷
子	九七〇部	三九二一一卷
集	一三九八部	二九九六六卷

清《四库书目》

经	六九四部	一〇二六〇卷
史	五六三部	二一九四一卷
子	九〇七部	一七八九六卷
集	一二七七部	二九二五四卷

然经、子、集部，以至道、释二藏之性质，虽与史书有别，实亦无可备史料。其第以编年纪事，及纪、传、表、志诸体为史书之界限者，初非深知史者也。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兹事体大，挂漏孔多，姑发其凡，以待来哲尔。

注释：

①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

②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十六分，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

③今人多疑《尧典》为儒家伪造，不可尽信。然《墨子·节用篇》：“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足见《尧典》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即使此等境界，为儒、墨两家想象之词，初非唐、虞时事实，亦可见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之人，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

④元魏以后，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不可胜数。

⑤《广韵》“僞”字下注云：“齐大夫名”。

⑥原注：土人呼术为张一反，按金史术虎汉姓曰董，今则但为术姓。

⑦按洪武中勘合赐姓，《实录》不载，惟十六年二月，故元云南右丞观音降，赐姓名李观。又《宣宗实录》：“丑闻洪武二十一年来归，赐姓名李贤。”

⑧即亚西里亚。

⑨内《续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上古文化史

第 一 章 中国人种之起源	3
第 二 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12
第 三 章 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源	20
第 四 章 政法之萌芽	26
第 五 章 文字之兴	32
第 六 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	40
第 七 章 衣裳之治	47
第 八 章 治历授时	55
第 九 章 唐虞之让国	62
第 十 章 治水之功	71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79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91
第十三章 忠孝之兴	100
第十四章 洪范与五行	107
第十五章 汤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113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121
第十七章 传疑之制度	135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兴	144
第十九章 周之礼制	155
第一节 国土之区画	159
第二节 官吏之职掌	164
第三节 乡遂之自治	168
第四节 授田之制（附兵制）	174



第五节	市肆门关之政	181
第六节	王朝之教育	186
第七节	城郭道路宫室之制	193
第八节	衣服饮食医药之制	197
第九节	礼俗	210
第十节	乐舞	218
第十一节	王朝与诸侯之关系	226
第十二节	结论	231
第二十章	文字与学术	237
第二十一章	共和与民权	249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255
第二十三章	学术之分裂	271
第二十四章	老子与管子	279
第二十五章	孔子	287
第二十六章	孔门弟子	304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	315
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	331
第二十九章	秦之统一	351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361
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370
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378
第三十三章	建筑工艺之进步	399

中编 中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417
第二章	佛教人中国之初期	425
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430
第四章	南北之对峙	442
第五章	清谈与讲学	449
第六章	选举与世族	460
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468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483



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494
第十章	佛教之反动	506
第十一章	隋唐之统一及开拓	514
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	524
第十三章	隋唐之学术文艺	544
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560
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	569
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583
第十七章	雕板印书之盛兴	593
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	599
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614
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	627
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645
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664
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	683
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710
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721
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730

下编 近世文化史

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765
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	775
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满清之勃兴	786
第四章	西方学术之输入	798
第五章	清代之开拓	818
第六章	满清之制度	829
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840
第八章	康乾诸帝之于文化	850
第九章	学校教育	861
第十章	考证学派	871
第十一章	国际贸易与鸦片之祸	881
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896





第十三章	外患与变法	907
第十四章	译书与游学	935
第十五章	机械之兴	953
第十六章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968
第十七章	法制之变迁	981
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996
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1016

上 编

上古文化史